

何华



现定居新加坡。著有《因见秋风起》、《试道愚衷》、《买金的撞着卖金的》等。

的，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让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我们经过坟墓，将同样站在上帝面前！”当年读初中，在收音机里第一次听到这部电影的录音剪辑，“吃了一惊”，从此，对班上相貌平常的女生另眼相看。对娃娃，我也是另眼相看的，她的声音独特，不是那种顺顺当当的声音，有点涩，有点皱，如刚晾干的丝绸，不需熨平，穿上身后慢慢柔贴。

好像在杂志上看到，娃娃经人介绍认识并逐渐爱上了一位北京男人，跳舞的，还有家室，《飘洋过海来看你》唱的就是这段情，看来这段情，也没能经得起大风“大雨”的考验，最终还是散了又散。

可收拾，还作怪，扎个马尾辫，别提多惨人了。别人糟蹋还可以洗濯，自己糟蹋自己就无药可救了。

娃娃的歌，我听得不多，但她即使仅有《飘洋过海来看你》、《大雨》这两首，也就足矣。电影《立春》里王彩玲说“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娃娃这两首歌就是“鲜桃一口”。娃娃的歌，用情之痴，到了极处。她唱“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飘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懂得，所以叹息。

娃娃不漂亮，不漂亮的女人可能小瞧！电影《简爱》里的一段话让我至今不能忘却：“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

徐江



诗人、作家、文化批评家。著有《爱钱的请举手》、《十作家批判书》等。

的“手稿版本”的问世，人们读到巴金诸如这样的论述——“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有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恐怕就会明白我们过去对巴金晚年著述价值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晚年的巴金警醒的，并不止于指出《渴望》里的“刘慧芳”在“五·四”时属于被批评的对象……

锋芒毕现的一部分《随想录》没有能在1980年代以原貌面世，这遗憾属于1980年代的中国，而不属于巴金本人。一个作家，该写的都写了，剩下的责任，便是这个世界的了。

林少华



翻译家、教授。译有《挪威的森林》等21卷村上春树文集。

练，甚至在阿富汗和缉毒前线冒生命危险。日本和我们属同一文化圈，同是东方人，但他们从小就注意忍耐力的培养。东京也罢大阪也罢长崎也罢，到了冬天都有冰天雪地的时候，而中小生身上就那么一条短裤或一条短裙。我在长崎一所大学任教时曾到附近一所商业高中兼职，教员室和图书室都有火炉取暖，惟独教室没有，冻得我甚至上课时都不想脱大衣，露着两条腿的一群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一次我问日本老师何以这样，对方告诉我：在经济上别说取暖炉，即使空调也装得起，所以不那样做，目的是要培养孩子的忍耐力，对此家长也很支持。望着冰天雪地中短裤短裙下的无数粗硕的裸腿，感叹之余，我陡然产生了一种敬佩感。

于前者，我会请司机把收音机或音响调低一点儿；而对于饶舌，出于礼貌我只能老实听着附和着，总不能像矜持的西班牙国王对待委内瑞拉饶舌的总统那样冷不丁来一句“你为什么还不闭嘴”吧？

搭车不要求开空调的另一原因，就是总的说来我对生活要求不是很高。“文革”期间我当过几年“知青”或农民，至今没忘记这个“本”。出租车上就算热一些，十几分钟后一般就下车离开了，而当年三伏天闷在玉米田青纱帐里锄草，一闷就是十几个小时。

说到底，人、人生这东西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任何社会、任何处境都不例外。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已故黛妃的两个小王子够高贵，即便那哥俩儿也必须参加军队严酷的训

何处吹箫

何华

痴情娃娃好文章

在《联合早报》上看到一则广告，一群过气歌星在一个不入流的剧场开演唱会，其中包括文章和娃娃。文章、娃娃，我实在喜欢，看到自己喜欢的偶像“老大黯风光，落难赶小场”，心里不是滋味。

很多年前的春节晚会上，包娜娜来唱了一首《365里路》，包娜娜的嗓子，高不成低不就，可仍然掩盖不了这首歌曲人的本质！后来听了原唱文章的版本，才真正觉出《365里路》的悠长滋味！

费翔在春晚唱红的《故乡的云》，原唱也是文章，两者比较，我还是喜欢文章的顿挫起伏，尤其是文章的高音，直上云霄。看到杜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无端地就会联想到文章的歌声，有婉转有高亢，能上能

下。1990年，文章终于也上了春晚，上面提到的文章两首招牌歌，已经让别人捷足先登了，他带着《我是风》和《自己的天空》亮相，这两首歌，效果平平。但文章，还是被国内歌迷知道了，也算红过，尽管谈不上大红大紫。我买的第一盘文章磁带是《望天》，觉得是文章最耐听的专辑，刚刚在网上，又听了《望天》，仍旧觉得不同凡响。

文章年轻时的样子很俊秀，他是印尼华侨，爱穿一身白，有“梨花飘雪”之致，且总是笑眯眯的，大概与他细长的眯眯眼有关。他早期在“四海”、“滚石”发行的几张唱片，我后来在H M V唱片行见着，仅仅看封套，就放不下了。那时的文章，真是好文章！如今的文章，落花流水不

江郎看吧

徐江

锋芒毕现

喜欢钱钟书小说的人不会喜欢巴金，因为语言太粗糙。喜欢徐舒小说的人也不会喜欢巴金，因为太不精致高雅、太不具备艺术家的游戏精神。喜欢张爱玲小说的更不会喜欢巴金，因为人生虽然同样歹毒阴暗，却还要忙于追问希望和意义，似乎偏于幼稚和沉重了……但这就是巴金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他代表了一种对高格调精神与人生的向往，而无暇顾及自己是否能被后世作为一个精细的文字匠来认可。没有托尔斯泰式小说家（今后可能也不会有）的中国，有了巴金，稍稍可以弥补三分之一的遗憾。

对高格调精神与人生的向往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向往的东西出现了偏颇，激情和生命便白白消耗，所谓“心花怒放不知为谁开”，此

之谓也。1980年代的巴金，一直以处于病老之中的那支笔，追记着这种消耗，并为之鸣噎和太息。1980年代的巴金，终于没能兑现他自己重回小说的计划。却做出了这三桩举动：一在举国聒噪现代化进程的狂热里，提出中国文化的首要问题仍是反封建；二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三写作《随想录》和其他随笔类文字，着重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省“文革”。

从1976年开始，横贯整个1980年代，全中国诞生的反省“文革”的文字难以计数，其中不乏惨烈、触目惊心的描述与回忆。但像巴金这样，长达8、9年（这还仅指作于1978-1986年的《随想录》），以面向自身的忏悔者态度进行写作的系列作品，仍是微乎其微。老作家多年

林眼观潮

林少华

忍耐的美好

媒体报道，出租车乘客和司机常因开不开空调发生争执。乘客要求开，按规定也应该开，但司机不愿意开：“现在油价高，开一天空调，三分之一收入就跑没了。”记者评论说，对于“空调权”，乘客既可以要求又可以放弃——“这个选择实际是对市民素质的一个考验”。

我自己没有车，经常搭出租车，算是出租车的常客，禁不住想就此说上几句。

这里我得声明，我尽管是大学教员，但并不是素质多么高的市民。我也会因为出租车或私家车把泥水溅到自己领口而骂得比较难听，也会蹲在路傍树荫下吃烤地瓜时随手把地瓜皮扔在地上，甚至会对脸蛋极漂亮身段极“魔鬼”姿态极优雅的女性回头追看一眼。不过，搭出租车时我从未要求司机开空

书室夜光

伍立杨

伍立杨



作家，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读史的侧翼》、《故纸风雪》等近二十种。

带着脚镣跳舞

有作者在《谁在糟蹋谁的经典》就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对原著的改编发议，以为如果以原著或者原本的事实及价值观为标准，那么《三国演义》是对《三国志》的糟蹋，《西游记》是对玄奘取经故事的糟蹋，《红楼梦》更是对儒家经典中主张的纲常伦理的糟蹋。事实上，只要是改编，就几乎不存在“忠实原著”这回事儿”。

笔者认为，盖以糟蹋经典为近年影视艺术斑斑之败迹，它不是什么伪命题，而是观之神伤的事实存在。

《三国演义》对《三国志》，前者是对后者的再创作，两者各有其规格框架，《三国演义》千锤百炼，相对于前人史著，它是老树春深更著花，其间自有神似的理路，绝非什么糟蹋可以形容。越是修养深厚的改编者，越懂得改编事宜要商量。

如果又要和名著扯上关系，即名之曰改编，却又要随心所欲，胡乱发挥，又要讨便宜成为经典，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苟且心理，在不正常的经济环境之下商人、企业则有之，但在艺术上，此路不通。要么完全另起炉灶，自己原创，别说改编；如欲改编，既发生联系，就需负责，就要遵循对原著忠实这一原则。

《鲁迅全集》第七卷十三页尝谓“书上的人物大抵比实物好一点，《红楼梦》里面，像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都使我有异样的同情，后来，到北京后，看看梅兰芳、姜妙香扮的贾宝玉、林黛玉，觉得并不怎么高明”。这实在是因为第一书中人物比舞台人物更实，因而容易超然，脱离生活实用目的；第二文字形象较舞台形象更多想象空间，而这空间即是一种距离，它比舞台形象更多一些隐蔽部分，也更具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象外之象，有着更深的的美的奥秘，更强的感染力与吸引力，这也是文学艺术永远不可被舞台艺术所替代之处。所以，影视艺术要想成功，尤须另辟蹊径，而非以想当然来藏拙。

《三国演义》较之《三国志》，同样是文字艺术，但发挥的空间还很大；《红楼梦》则非然，神完气足，穷形尽相，若非扛鼎之手，疏解其委婉曲折，贸然触之非残即伤。改编《红楼梦》，更是一种艺术的冒险，不可以“她的”“我的”来搪塞。

因为，并不存在改编名著就是经典这样的公式；也不存在糟蹋经典反成经典这样一种逻辑。

成功的改编敢于带着脚镣跳舞，那是一种高明的忠实于原著。在忠实原则的大框架下，才以影视声光之所长，补文字叙述之所短。中国影视（改编自名著者），如欲上一台阶，吃透原著、忠于原著，乃为不二法门。